

蕭愚

中國小姓氏趣談



時下內地很多年輕人都喜歡借助網絡給出生的寶貴取名。對於大部分的人來說，只要姓和名合在一起，就有好的寓意，念起來朗朗上口便可。但有些姓氏卻因其本身的「特殊性」，使取名變得異常困難。雖然「雞」的網友就在網上發帖求助，不知道如何給自己的孩子取名。雖然網友的回應多如牛毛，例如「雞毛」、「雞毛」、「雞肋」、「雞低批」等，但都含有惡搞成分，令人啼笑皆非。據悉，「雞」姓是由「奚」姓演化而來，屬於動物名稱的姓氏。同類姓氏還有「鴨、鵝、羔、狼、猴、狗、蛇」等等。

至於「帶、帶、帶、尿、廁、糞」等姓氏更給擁有這些姓氏的人帶來了不少尷尬。除了上面提到的小姓氏（在數量較少的小姓氏）之外，分布在中國各地的還有一些鮮為人知的小姓氏。例如中國的「山小姓氏」——「山」音、脫。

「死」姓主要分布在中國西北部，據悉是來源於北魏時期鮮卑族的複姓。「死」在中國是不吉利的象徵，因此很多人對這一具有深厚歷史淵源的姓氏很不喜歡。一位名叫死軍的人就無奈地表示自己的姓氏「讓人很崩潰」。「死」作姓氏時讀去聲，主要分布於中國河南。「雞」原來是一種鳥類的名字，由於人類對鳥類的崇拜，所以把姓氏起成了「雞」。於人類對「雞」的崇拜，所以把姓氏起成了「雞」。已不足百人，堪稱中國第一小姓氏。中國的小姓氏不僅有趣，而且涵蓋的領域很廣。從一到十，從百到兆的數字也是姓；赤、橙、黃、綠、青、藍、紫……生活中常見的顏色也是姓；此外，用人體器官（頭、骨、心、腎、腸、手、爪）作為姓氏的也不乏其人。一些小姓氏的典故雖然已經失傳，但從其數量和分布狀況仍舊可以探尋出文化遺傳和生物遺傳的某些規律，對人類遺傳學有極大的意義。

歷史上一些少數民族的地理遷移，並沒有改變姓氏文化的傳承，使小姓氏同時也具有連接民族情感的功能。據報道，韓國文化署曾組織「尋根訪問團」來中國河南尋找祖先。河南曾出土一塊北朝時期的石碑，上面記載一個名叫「雞樓」的鮮卑族官員的事跡，在隨後的漫長歲月裡，「雞」姓的鮮卑族最終遷移到現在的朝鮮半島。因此，一些韓國人認為河南這些「雞」的村民是自己的祖先。

翻譯家的雜文 許定銘



楚圖南（一八九九至一九九四）是現代著名的翻譯家，一九四九年前已翻譯出版了尼克索夫的《在俄羅斯誰能快樂而自由》、惠特曼的《草葉集》、尼采的《看哪這人》……等多種，其實他也從事創作，以筆名《高寒出過》（上海文通書局，一九四八）、《兩本雜文》和《廢餘錄》（上海文通書局，一九四八）兩本雜文及短篇小說集《沒有仇恨和虛偽的國度》（北平人民書店，一九三二）。除了天野版，《刁斗集》還在一九四七年出過書，而我收藏的那冊，則是一九四八年的上海版。書分七輯共收文三十餘篇，中外詩人及文藝理論的雜著，懷人記事的文章作品評論，都是抗戰開後，他回到雲南後所作。他在題詞中說「我願意看着黑夜的天，聽着刁斗的聲音，四周是這樣的淒寂，但我知道大地並沒有熟睡，中國也在重重艱苦的鬥爭中活着。」這是文化人抗敵的心聲。



華夏 今夏以來，「高溫」、「酷熱」、「避暑」成爲縈繞在內地民衆心中的關鍵字。

從今年7月下旬開始，內地多個省份持續高溫悶熱天氣，局部地區達到攝氏三十八至四十四度，少數地區氣溫甚至超過四十四度。連日的「高燒」不退，被烤得焦灼難耐的人們熱極生樂，用各種方式調侃惡搞高溫酷暑。一首《北京熱死你》的歌曲在網上迅速走紅，歌曲是人們熟悉的《北京歡迎你》曲調，歌詞卻來了個大變樣：「北京熱死你，用太陽烤了你。坐在公車上，就能熱死你。北京熱死你，在太陽下讓你窒息，在黃土地變成燒雞。」打着「高溫」的旗號，網上的各種搞笑視頻不斷。一個「雞走正步」的視頻引起網友熱議。視頻介紹說當日北京氣溫高達四十四度，根據氣象台的測算，地面溫度超過了六十度。雞被滾燙的地面燙得直跳腳，從而不得不踢起了「正步」。

有人極具探究精神地發出了「到底哪裡最熱」的疑問，南京、武漢、重慶素有火爐之稱，三地網友紛紛回應。有武漢網友留言：「當電風扇成了電吹風，涼席成了電熱毯，我覺得生活都失去了意義。」「從前有兩個人來到武漢，然後，他們就熟了。」「武漢將拍攝一部重口味寫實電影——《全城熱死你。」南京網友稱，有人打了個雞蛋在路面并蓋上，三分鐘後雞蛋竟然熟了，該網友還拍攝了雞蛋由生到熟的全過程。有重慶網友留言：「如果我死了，請兄弟們幫我收屍，務必給我準備一個裝了空調的棺材。」在河南，某路面瀝青被高溫烤化，竟有數輛車被黏住無法行駛。在上海，擁有一個小型雞場的宋老闆這段時間很鬱悶，因為前幾天他家的二千多隻雞被集體熱死了。在北京天安門，站崗武警的遮陽傘被遊客「強制佔領」。在四川，危急時刻用來避險的防空洞免費開放，民衆紛紛前往避暑。在南京，因受不了高溫「煎烤」，梧桐樹葉竟提前飄落。酷暑難耐，各種納涼方法成爲時下人們討論的熱點。有人提議，脫光衣服，全身塗滿風油精。有人大膽實踐，靠着牆壁用幾塊木板搭了個簡易的池子，往池裡倒了一桶純淨水，然後趴在池子裡泡起涼水澡來。這人因此雷人之舉被網友冠之以「浴缸哥」的稱號。

同樣以雷人消暑方法走紅的還有「乘涼帝」。內地大學生宿舍一般沒有空調，因天氣太熱，一名大學生索性搬了涼席和小桌子躲進銀行自動取款機的隔間裡，就着銀行的空調讀起書來，於是被網友戲稱爲「乘涼帝」。在新浪微博上，一些博友集體運用起了「意念作戰法」來祈求降溫。博友以「求降溫」爲主題製作了一幅可愛的漫畫，並在微博中大量轉載，希望達到降溫的目的。更有甚者，有人在網上講起了恐怖故事，以求被嚇到渾身發冷、「自然降溫」。如此高溫，動物們也飽受痛苦。江蘇的王女士近日剃掉了寵物的毛，這一舉動惹來了許多非議，王女士背上了「虐待動物」的惡名，也有人支持王女士的做法，狗毛反正會再長出來，先讓寵物平安度過這個夏天才是最重要的。

福建的熊貓世界裡的大熊貓們則過着很是舒服的日子，因爲它們每天都可以享用新鮮多汁的水果。福建省最近幾天連續高溫，管理員們爲了調整熊貓的胃口，每天都給它們食用多汁水果。高溫下的生活困狀不斷，民衆用一種苦中作樂的方式排解了一些焦躁的情緒，也算是熱中求樂吧。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文化 魏晉「興奮劑」 王兆貴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

有人撰文說，魏晉文士縱酒是對生命的「三度」追求：飲酒遠禍以追求生命存在的長度；飲酒行樂以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飲酒體道以追求生命境界的高度。從史料透逸出的信息來看，這樣的概括不能說一點道理沒有，但總感到有些牽強。從當時的世道來看，靠飲酒避禍並不現實，且也不可能延長生命的長度，那些「唯酒是務」、「酣飲爲常」的人，幾乎都是短命的，說「追求生命享受的密度」即拓展生命的寬度還差不多。至於

魏晉名士嗜酒，是不爭的史實。如，「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阮籍，聽說步兵校尉一職空缺，兵營的廚房裡藏着有三百斛好酒，於是就請司馬昭任命他爲步兵校尉，阮步兵的名頭也由此而來。那個劉伶更是嗜酒如命，大病中仍然向妻子要酒喝。